

斯 大 林 著

論蘇聯土地政策底
幾個問題



斯 大 林 著

論蘇聯土地政策底 幾 個 問 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
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352

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

著者：斯大林

譯校者：唯真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露士路)

1—20,000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唯 眞 譯 校

И. В. СТАЛИН

К ВОПРОСАМ АГР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СССР

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中文單行本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一書排印的，其譯文係按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俄文原本譯出。

目 錄

一 「平衡」論.....	三
二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	七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一〇
四 城市與鄉村.....	一七
五 論集體農莊底本質問題.....	二三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政策中的轉變.....	二七
七 結論.....	三一
簡要註釋.....	三五

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

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二)

同志們！現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基本事實，引起大家注意的事實，就是集體農莊運動大規模增長的事實。

現今集體農莊運動底特點，就在於現今不像從前那樣只有個別貧農集團加入集體農莊，而且連大批中農也加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說，集體農莊運動已從個別勞動農民集團和個別勞動農民階層的運動變成幾百萬幾千萬基本農民羣衆的運動了。正因為如此，所以現在有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實，即集體農莊運動既已具有強大的日益增長的反富農的巨浪性質，於是它就掃除着自己發展途程上所有的富農反抗，擊破富農並在農村中開闢着廣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

可是，如果說我們有根據以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許多實際工作成績自豪，那末關於

我們一般在經濟方面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的理論工作成績，却就不能這樣說了。並且必須承認：我們的理論思想趕不上我們的實際工作成績，在實際工作成績與理論思想發展間有些隔離。其實，我們的理論工作不僅必須趕上實際工作，而且必須走在實際工作前面，武裝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去爭取社會主義勝利。

我現在不來多講理論底意義。你們關於理論底意義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論如果是真正的理論，就能賦予實際工作者以確定方針的能力，明白認識的前途，進行工作的把握，確信我們事業必勝的信念。凡此種種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是有巨大的意義，而且是不能不有巨大的意義。不幸我們正是在這一方面，即在我國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方面，却開始跛起腳來。

如果不然，那為什麼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裏，關於我國經濟問題總還流行着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理論呢？如果不然，那為什麼這些理論和所謂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遇到應有的回擊呢？如果不然，那為什麼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底許多基本原理，這些最能打破資產階級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理論的武器，竟開始被人忘掉，却不在我們的刊物上廣加宣傳，不被提到最前面呢？若不根據馬列主義理論去對資產階級理論作

不調和的鬥爭，就不能完全戰勝階級敵人，這難道難於了解麼？

新的實踐產生出對於過渡時期經濟諸問題的新的看法。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速度問題，結合問題以及黨政策問題，都應有新的提法。爲要不落後於實踐，就須立刻根據新環境來研究這一切問題。否則無法打破各種模糊我們實際工作者頭腦的資產階級理論。否則無法剷除這些成爲頑固偏見的理论。因爲只有對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偏見作鬥爭，才能鞏固馬列主義底陣地。

現在我就要把這些叫作理論的資產階級偏見拿出幾個來批判一下，並在說明我國建設幾個樞紐問題時來揭示這些偏見毫無根據。

一 「平衡」論

你們當然知道，共產黨員中間至今還流行有硬說我國國民經濟各部分彼此應該「平衡」的所謂「平衡」論。這個理論當然是與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的。可是，這個理論却由右傾分子營壘中的許多人所宣傳着。

按這個理論說來，我們這裏首先有社會主義的經濟部分，——這是一個木桶；同時我們這裏還有非社會主義的，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部分，——這是另一個木桶。這兩個木桶位置在不同的軌道上，並排向前滾去，和平共處，不相牴觸。大家知道，按幾何學說來，平行線是不會交合的。可是，這個高明理論底創作者却認為這兩條平行線總有彼此交合的一天，而當它們一交合起來時，我們就會有社會主義了。這個理論沒有覺察到，在所謂「木桶」後面是站立有相當階級的，這兩個「木桶」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在生死的鬥爭中，在以「誰戰勝誰」為原則進行的鬥爭中運轉的。

不難了解：這個理論是與列寧主義毫不相干的。不難了解：這個理論在客觀上是要保持個體農民經濟底障地，用一種「新」理論武器把富農分子武裝起來反對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底障地。

然而，這個理論直到現在還流行於我們的刊物上。並且不能說它遇到過我們理論家方面的嚴重回擊，更不用說致命的回擊了。這種荒誕的情形若不是由於我們理論思想界落後，又是由於什麼呢？

可是，只要從馬克思主義寶庫中拿出再生產論來和各部分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

可把後一個理論打得粉碎。的確，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教導說：現代社會若沒有逐年增加的積累，便不能發展，而逐年增加的積累又非有逐年擴大的再生產不可。這是顯而易見和不言而喻的。我們的巨大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擴大再生產論發展着，因為它的容量逐年增加，它有自己的積累，並一日千里地向前進展着。

但是，我們的大工業並沒有概括全部國民經濟。恰恰相反，我們國民經濟中至今還是由小農經濟佔有較大的比重。能不能說我國小農經濟是按照擴大再生產原則發展的呢？當然不能這樣說。我國小農經濟大部分不僅不是逐年實現擴大再生產，反而甚至很少有可能實現單純再生產。試問，具有着一個既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而又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佔有較大比重的小農經濟作為農業基礎，是否可能加快速度推進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呢？當然是不可能的。是否可能在一個較為長久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築於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即建築於最巨大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散漫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基礎上呢？當然是不可能的。長此以往，全部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解的一天。

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於擴大農業規模，使它成為能够實行積累和實現擴大再生產

的經濟，這樣來改造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

但是，怎樣擴大農業規模呢？

爲要達到這一步，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即以在農業裏培植資本主義的辦法使農業成爲規模巨大的農業的道路，其結果是使農民陷於貧困而使資本主義企業在農業中發展起來。我們反對這條道路，因爲這條道路是與蘇維埃經濟不能相容的。

還有另外一條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即是在農業裏培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道路，其結果是使小農戶聯合成爲巨大集體農莊，這種農莊是用技術和科學武裝起來而有可能往前發展的，因爲這種農莊能實現擴大的再生產。

所以問題是這樣：或者是走第一條道路，或者是走第二條道路，或者是向後退到資本主義，或者是向前進到社會主義。沒有並且也不能有任何第三條道路。

「平衡」論就是企圖規定出第三條道路。正因爲它指望着第三條（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

由此可見，只要拿出馬克思底再生產論來和各部分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可

把後一理論打得粉碎。

「爲什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不幹這件事情呢？究竟誰需要使這種令人發笑的「平衡」論流行於我們的出版物上，而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却被置諸高閣呢？」

二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

現在來說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二個偏見，來說第二個資產階級式的理論。我所指的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這個理論雖與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但它却由右傾營壘中的同志們所極力宣傳着。

這個理論底創作者所說的約如下述。從前我們這裏有過資本主義，當時工業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着，而農村却自發地、自流式地跟着資本主義城市走，照着資本主義城市底形相和模樣改組着。既然資本主義下的情形會是這樣，那末蘇維埃經濟制度下的情形又爲何不能是這樣呢？爲什麼農村，小農經濟，不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自發地照着社會主義城市底形相和模樣改組呢？這個理論底創作者根據這點，就認定農

村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由此就發生一個問題：既然農村能自然而然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那末我們是否還值得爲組織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操心呢，我們是否還值得爲此而努力奮鬥呢？

你們看，這又是一個客觀上要想給予農村資本主義分子一種新的武器去反對集體農莊的理論。

這個理論底反馬克思主義實質是毫無疑義的。

這個奇怪理論混亂着我們那些集體農莊實際工作人員底頭腦，而我們的理論家却至今還沒有花點工夫去痛斥這個奇怪理論，這難道不是很奇怪麼？

毫無疑義，社會主義城市對於細小個體農民鄉村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不可估量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工業就具有改組農業的作用。可是，單靠這一個因素是否已足夠使小農鄉村本身自流式地跟着城市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呢？當然是不夠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原是自流式地跟着城市走的，因爲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小商品個體經濟在基本上是同一類型的經濟。當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但它基本上是和資本主義經濟同一類型的，因爲它依據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列寧在

評論布哈林所著過渡時期經濟一書時說得萬分正確，他說「農民具有商品資本主義趨勢」，即具有與「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趨勢」相反的趨勢^①。正因為如此，所以「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②（列寧語）。

能不能說小商品農民經濟在基本上也是和城市中的社會主義生產同一類型呢？很明顯的，不離開馬克思主義是不能這樣說的。否則列寧就不會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③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乃是一種腐敗的反列寧主義的理論。

由此可見，爲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除其餘一切而外，還須在農村裏培植巨大社會主義農莊，即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作爲社會主義根據地，它能引導基本農民羣衆跟着社會主義城市前進。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城市只有在鄉村裏培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並按照社會主義新軌範來改造鄉村，才能引

● 着重點是列寧加的。——斯大林註。

導小農鄉村前進。

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至今還沒有遇到我們土地問題理論家方面應有的回擊，這是很奇怪的。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現在來說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三個偏見，來說小農經濟「穩固」論。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反對馬克思主義認定大經濟優越於小經濟的這個著名提綱，說這個提綱只能在工業中發生效力而在農業中是不適用的。宣傳這個理論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如達維特和格爾茨一班人，企圖「依據於」如下一件事實，即小農吃得苦，忍得住，甘願爲保留自己一小塊土地而不惜挨受千辛萬苦，所以小農經濟在與大農業經濟鬥爭時就表現出一種穩固性。

不難了解：這種「穩固性」是比任何不穩固性都要壞些的。不難了解：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所持的唯一目的，是要讚美和鞏固那使千百萬小農羣衆遭受破產的資本主

義制度。正因為它持有這樣一個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很容易就把這個理論打破了。

然而現今問題並不在此。現今問題是在於我們的實踐和我們的實際情況提供出許多反對這個理論的新論據，而我們的理論家却不知爲什麼竟不願意或不能夠利用這個新武器來反對工人階級底敵人。我所指的就是消滅土地私有制而把土地收歸國有的實踐，這種實踐是使小農拋棄他那種像奴隸一般忠順於自己小塊土地的態度，因而易於從細小農民經濟過渡到巨大集體經濟的。

究竟是什麼東西在過去、現今並且將來還會把西歐那裏的小農束縛於小商品經濟呢？首先和主要是由於他擁有一小塊私有土地，由於存在有土地私有制。他多年積蓄金錢，以求買得一小塊土地，而他買得這塊土地後，自然不願和它離別，寧願挨受萬般痛苦，寧願過牛馬生活，只求保持自己這一小塊土地，即他那個人經濟底基礎。

能不能說這個因素在我們這裏，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也是如此發生作用呢？當然不能這樣說。其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正因為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們這裏的農民也就沒有抱着如像西歐那裏的農民一樣奴隸般忠順於小塊土地的態度。而這個情況是不能不便利着小農經濟轉入集體農莊軌道的。

這就是農村巨大經濟即農村集體經濟能很容易在我們這裏土地國有化條件下表明它優勝於細小農民經濟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消滅了絕對地租、取消了土地私有制而實行了土地國有化的蘇維埃土地法律底偉大革命意義所在的地方。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擁有新論據來駁倒那班妄說小農經濟在和大經濟鬥爭中能表現穩固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為什麼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不充分利用這個新論據去反對所有一切資產階級理論呢？

我們實行土地國有化的時候，就中是根據那些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在馬克思底名著剩餘價值論中以及在列寧專論土地問題而成爲最豐富理論思想寶庫的著作中所發揮的理論前提出發的。我所指的就是一般地租論，特別是絕對地租論。現在看得很明顯的，是這些著作底理論原理已由我們在城市和鄉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所燦爛證實了。

令人莫解的只是爲什麼如查楊諾夫一類「蘇維埃」經濟學家底反科學理論竟應在我們的刊物上自由流行，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地租和絕對地租論的天才著作却竟